



边角地

■ 明月清泉

汉滨大地沃野，处处美景靓丽。谁会在意一小块边角地呢？就是那一小块一小块的边角地，有故事，有景致，有回忆，有一个时代的印记。

在土地包产到户前，老家的土地都是集体的，农民都在大集体干活，粮食按工分分配，各家分的粮食只够吃半年或更短时间。人多劳力少的家庭更难，吃饭的人多，分配的粮少，很多家庭吃了上顿没下顿。如遇天灾，断粮断顿的时间更长，于是就挖野菜、采野果、摘野果充饥，还有人吃一种叫观音土的东西不能消化，也有长期缺粮、营养不良，饿死病死的。

饿则思变，活下去最重要。有人就利用晚上时间，在河边、沟边、林边收拾出一小块边角地来，偷偷的种菜、种庄稼。刚开始的时候生产队反对，认为土地是集体的，偷种是私有化，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资本主义，不但要没收地里的东西，还要挨批斗。

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多数人家仍然在挨饿，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挖一些边角地，只要没有人告密，大山沟里也没有人知道，生产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制止。我家也有一块边角地，父母干完生产队的活后，母亲回家做晚饭，父亲就去地里干活，我和哥哥偶尔也帮着干

一些拔草、捡石头的活，种的菜吃不完，就晒干过冬。

那时，各家各户边角地里的菜和庄稼比生产队的长的好，产量高，让很多的穷苦家庭度过了饥饿难关，甚至是救了很多人的命，一块小小的边角地就是很多老百姓的救命地。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一块空地，没人耕种，荒草疯长，一些从城里或川道来的老师周末不回家，没事了就开始割草、翻土、种菜，一大块空地很快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到了放学或周末，地里就热闹了，老师在地里干活，老师的孩子们在地里玩耍，他们交流种菜体会，讨论教学方法，大人们干的热火朝天，孩子们玩的无忧无虑。

老师们种菜不用化肥、不打农药，那些菜格外青长，绿叶苗壮。看似不懂种地的老师却把地种的风生水起，红的黄的白的菜花开了，一茬又一茬，葱蒜、韭菜、茄子、黄瓜、丝瓜、四季豆、西红柿、土豆、玉米长势诱人。做饭前在地里摘几条黄瓜，割一把韭菜，拔几根葱蒜，看着鲜嫩，吃着味美。

我有时周末不回家，几个同学帮老师种菜，锄草、翻土、浇水、施肥、间苗，配合到位，用心用力，精细认真，汗流浹背。老

师从园子里摘了菜，做一大锅米饭，被我们几个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老师就自己下面吃，我们给老师种一次地也就能愉快的改善一次伙食。

老师种的菜吃不完了就给伙房，只送不卖，也互相赠送，你送我四季豆，我送你西红柿，老师餐桌上的菜品就多了，那一小块一小块的边角地就是老师的丰收地。

后来进城上学又在这个城市工作，我发现这个城市的路边、小区边、城乡结合部有很多边角地，多数被种成菜，成了名副其实的菜地，粗略估计有几十处之多，有的几厘，有的几分，也有一亩多、几亩的。一些勤劳的人把这些边角地精耕细作，种菜栽花，四季有绿，鲜花怒放，硕果累累，点缀着魅力小城。我爱走路锻炼，每步行至此，驻足观察，嫩嫩的菜，绿绿的菜，垂涎欲滴，养眼养性，赏心悦目。

在城市风景小区和公安小区之间有一块空地，是我见到过最大的一块边角地，土地已完成征收，还没有进行开发建设，荒芜了一阵子，不知道是谁开始在临路的一边收拾出一块地，种了蔬菜，花果掩映，引得很多人参加到种菜的行列。

每次路过，我都要东看看西瞧瞧，也走进菜地闻闻花香，聆听花开的声音，感受一下城市里的瓜果满园。我大概统计了

沈坝小镇

■ 唐玉林

田野可以如这么美丽，大胆描绘，如图如画，如诗如卷……

一群描绘者，诗人，画家，以大地为图，用勤劳铸就，用汗水泼墨，用双手作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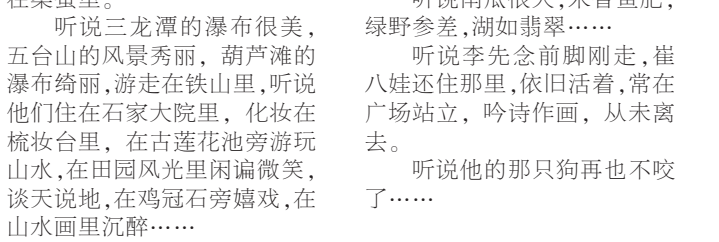
用智慧筹谋，用心灵作答，用文化为符，诗如此震撼，画如此灵动，逼真生动。一副新农村的图，一首新时代的梦想之歌。

醉了田野，醉了山河，迷了云雾，惹了眼醉，风呢喃，雨迷恋……

荷亭亭，人欣欣……
绿荷红荷白荷雨荷，可以有稻，有禾，有鱼，有水，有小桥，有人家，有山珍有美酒，有树有草，有玉米也有芝麻。

画是仙境，有神仙逍遥，听说他们游在画图中，住在仙境里，赏着荷花，喝着莲藕酒，醉在桑蚕里。

听说三龙潭的瀑布很美，五台山的风景秀丽，葫芦滩的瀑布绮丽，游走在铁山里，听说他们住在石家大院内，化妆在梳妆台里，在古莲花池旁游玩山水，在田园风光里闲谈微笑，谈天说地，在鸡冠石旁嬉戏，在山水画里沉醉……



我的家乡在汉滨区洪山镇瓦仓村，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醇厚，美中不足的就是交通不便，那一段路总是让人望而生畏，“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回一次老家很不方便。故乡在很早以前是不通公路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终于从恒紫公路27公里处到乡政府之间修了一条大概五六公里长的通乡公路，不但路面整体不宽，还颠簸不平，雨天泥泞不堪，虽如此，这却是老家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大动脉，这条路承载着家乡人民向往外界文明的所有希望。我也是在几岁大的时候，在这条便道上看见了拖拉机和为数不多的汽车，很是好奇！听大人们说，通过这条路可以上紫阳、下恒口，可以到上县城、下川道，到最繁华的地方去，那时候我便觉得汽车司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大概是七岁时，我有幸有一次跟随家人到了恒紫公路27公里上边的杨家堰供销社，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柏油公路，惊奇不已，原来路还可以修成这样，如此的干净，如此的平整，我很留恋那种光脚走在上边的感觉。在我当年幼小的时候，即使很努力地想象，也实在想象不出这样的道路究竟连接着一个什么样的外边世界。那时候，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很少联络的乡亲们，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慢悠悠的，无论是交公购粮，还是赶场，人们都习惯了用脚丈量所有的路程，习惯了过肩挑背扛的岁月。

老家胡家坪，在80年代初期，看起来似乎很有发展前景：一是瓦仓乡政府决定修建漆树湾水库，要把我们周围的几个村组变成鱼米之乡，于是老家人很快就掀起了修田造地的热潮，两三年时间就达到了人均一亩水田的标准，远远高于全乡平均

诗是情诗，有小雨缠绵，有云纱雾里，有泼墨绿意，有小桥流水。

一群人来了又去，图画变幻灵动却依旧美丽。

听说崔八娃那只狗再也不咬了，他衣袂飘飘，云游四海，愉快欣喜……

听说那些吃人的妖怪都被神仙捉去，那些贫穷的愚蠢都被神仙抹去，那些狗又咬起来的日子灰飞烟灭间永不复回……

一把酒壶还在，却装满莲藕酒的甜美。妻子还帐成为了古老的传说。

听说他们不曾动用一兵一卒，就把扶贫攻坚战打打胜凯旋而归，……而他们只是静静地种菊，养菊，种植桑芋，闲养野鸡。

听说南瓜很大，米香鱼肥，绿野参差，湖如翡翠……

听说李先念前脚刚走，崔八娃还住那里，依旧活着，常在广场站立，吟诗作画，从未离去。

听说他的那只狗再也不咬了……

水平，成为全乡人民羡慕的好地方；二是老家人抢抓机遇，修筑了一条窄窄的便道路，接通了因为修建漆树湾水库开通的拖拉机运输小道，和当时的通乡公路连接起来，还办起了一个小砖厂，做起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美梦；三是因为新的乡政府建设地点还待定，乡政府决定临时搬迁到我们老家一个已经废弃不用的林场，于是老家便在较短时间里成了全乡“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随着乡政府乔迁新居之后，老家也便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环，那条窄窄的拖拉机小道也逐渐被农

口、紫阳，下可以到流水古镇，终于从时空上进一步拉近了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到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又开始修建了到我家胡家坪的村道，道路终于通到了家门口，汽车也可以开到家了。美中不足的是，这路是一条土路，到了下雨时节，泥泞不堪，十天半月路不干，就通不了车。这二十几年来，我们每次回家，总忘不了说上一句，这条路要是打上水泥路面就好了！这几年来，眼看着穿过家乡的包茂高速公路通车了，襄渝铁路复线通车了，又眼看着周边乡村的通村水泥路，一条条竣

家乡的路

■ 谭照楚

民们蚕食，种起了庄稼。“要想富，先修路”，在成为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人民的共识后，终于渐渐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家乡人，再不修路，我们恐怕就要真的和外界隔绝了！于是乎，南鹰公路（南沟盘道至流水鹰嘴石）立项上马了，全乡人民男女老少齐上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干快上。政府支持雷管炸药等爆破器材，老百姓投工投劳，各家包修一段路。全民修路开始了，整个修路现场都是红旗招展，热火朝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修路热情。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南鹰公路终于全线贯通了，全乡还举行了盛大的开通典礼。南鹰路尽管是一条土路，但是家乡的交通条件却有了很大改善，人们由此上可以到恒

工贯通了，我们老家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好些人家已经等不及了，选择了搬迁，买房到社区或在原乡政府公路附近建房。可怜了我的老家，这个当年曾经被认为是全乡最好的地方，如今成了全乡最闭塞的地方。

前年春节回老家，听一老乡说，这一次是真的要打水泥路了！我笑着说，你说说了好多年了。老乡很激动，涨红了脸说：“这一次我绝对没有骗你，消息是千真万确的！我亲耳听工作组的人说，这一次必须要解决我们老家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们下半年回来，就可以走上水泥路了，到时候我们全乡所有村组的水泥路都要实现无缝对接了！”我笑着说，这一次你确定？老乡笑着说：“我确定！我们全村

一下，种菜的有二十多家，全被分成十几、二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地块，地块之间也不用围栏，相对独立，又连成一片。蔬菜种类繁多，适种的蔬菜品种几乎都有，莴笋、南瓜、冬瓜、辣椒、白菜、生菜、苦瓜、芹菜、豌豆、葱蒜、韭菜、茄子、黄瓜、芝麻、丝瓜、胡萝卜、西葫芦、四季豆、西红柿、土豆、玉米、红薯等等，不但有各种蔬菜，还有五谷杂粮，收了种、收了收，人不闲，地不荒，后来连临时堆放的土包也种上了菜，简直是一个大菜园、丰收园。

种菜的多数是小区和小区附近的干部群众，有退休的，有在职的，有农村进城的，也有当地群众，天微亮，地里就有人开始劳作。有时候天气好，男女老少齐上阵，翻土的，施肥的，锄草的，人头攒动，场面壮观。

一日进菜地闲转，与一个老人交谈，他说这地荒着可惜了，捡点地种菜有很多好处。我问有那些好处，他直起腰，住着锄头，擦一把汗，扳着指头数：地不能荒，荒了可惜；人不能懒，人懒生事；种地有收成，自己种的菜安全，还吃不完；人也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都把菜种上了，好看。是啊，刨地种菜，有益无害。

城市本来缺少绿色，土地又特别稀缺，一块块菜地俨然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翁军 摄

秦巴深处有天山，金州回眸白云伴。这耳闻许久的景致，终于在庚子重阳之际，骑小白、携娘子、探好友，了却一宗隐匿的心愿。此天山位处安康吉祥河流域，虽非鼎鼎大名的边疆天山，也一样敛揽秋色，望断秋水。

天山踏秋。一曰应节，九九登高。一曰应季，遍山红叶。还有一曰应意，蕴含“河山无恙，久久崇拜”之寓。位于。我有一个叫“勇”的路友，汉滨区吉河镇天山村的扶贫干部，盛邀几次，均未成行，趁周末前去探望，可谓一举三得。

骑着白色的踏板摩托逛天山，别有一番滋味。路途，感受到了坎坷颠簸，修安岚高速的重卡把道路压得稀巴烂；兜风，感受到了刺骨冰凉，山风嗖嗖就像钝刀刮满脸痒疼；揽秋，感受到了一眼望去，层层尽染就像打翻了调色板。

到了村部，正值中午，阳光露出来笑脸，佝偻的身子在暖和中舒展开了。“勇”兴奋的丢下填表的笔，推出跨骑，一溜烟的带着我们朝山跑去。白色的水泥路，随着山峦蜿蜒起伏，就像一条玉带，镶嵌在群山之中。“勇”一边在前面跑一边回头说，这条路，村上人叫它“内环路”，是去年脱贫攻坚刚打的，以前踩着泥巴路到贫困户家去，不管远近就靠两条腿。“勇”平时少言寡语，脚力却是杠杠的，原来他是扶贫练出来的。

“勇”兴致正浓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返村了。我们无事，随便走走。一簇簇、一朵朵黄色的小菊，宛如繁星点缀在旷野，半黄半焦的树叶，或挂在枝头，或坠落在地上，路旁的青竹依旧葱葱的，农舍渐稀，柴垛旁的鸡圈、牛栏、篱笆墙和袅袅炊烟，似乎述说着恬静的生活。

路旁，三两排高梁高高耸立，细而挺直的躯干，吐露出暗红的高粱穗，把后面一米三分地遮的严严实实。走近一瞧，一个老农在锄地，于是上前搭话，询问得知，这老者姓曹，现已七旬，翻土、施肥、拍苗，他种的是油菜，把这片熟地打理的井井有条，古铜色的肌肤简直就是黄土地的侵染。他笑着说，这片土地养活了一家6口人，他还有一位80岁的哥哥也在后山挖红薯……天山无险，天山有汉。我想问一个问题，又忍着了。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诧异思绪，今天是重阳敬老的日子，手机里的“百事孝为先”刷屏了，点蜡烛的、切蛋糕的、煮长寿面的、打扫卫生的、剃头洗衣做饭的、载歌载舞欢庆的……怎么不见“尊老者”扛锄头秀肌肉呢？哎，山里人朴实，城里人矫情。

“勇”忙完了，带着我们骑摩托车跑“外环路”。他介绍说，这里是老安岚公路的一个节点，景色很美。顺着他指的方向，徒步登山。沿途松林密布，松针散落一地，厚厚的、软软的，就像给小径铺上一层焦灼色的地毯，手雷状的松果和子弹般的橡子，俯首可见，潮湿处戴着小伞帽的蘑菇，东一冒头，西一隐身，就像在和路人捉迷藏。

天宝山是一个祥瑞之地，东南面就是的吉河，还有晏吉河、巧吉河交汇处，一泓秋水的回龙灌。西北面有一条福滩河，河道中有黄龙、黑龙两个潭，两条河犹如两条龙围绕在天宝山的两侧，应景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诗词。

站在顶峰，放眼群山，环宇清朗，尽收眼帘。“跋涉天山、鸟瞰天下”之感慨油然而生。拾级而下，橡树的落叶宛如撒了一路鲜花，轻轻脚步，沙沙作响。

下山不远处有一平坦的山坳，郁郁葱葱长满了白乎乎的茅草，旁边残留一间废弃的土房，大概农户已搬迁了。午阳偏西，彤云飘来，北风刮来，隐约见蓝，随风摇曳的茅絮，翩翩起舞，与黛青色环山，一抹偶见的猩红，三只只叽喳的山雀，浓墨重彩的勾勒出一幅山野油画。

下山，至吉河，撞见一树红彤彤的火罐柿，杆粗果繁，盈盈缀枝，犹如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煞是好看。妻子一边进镜，一边喃喃讨个吉利“久久崇拜，事事顺心”。游罢天山，言犹未尽。回味天山，在茫然若失中，隐约感觉天山的精髓是一个“素”字，它没有泰山的雄、黄山的秀、华山的险、庐山的奇……唯一本质“素”，素在容颜，素在淳朴，素在浑然天成。

天山无悔，吉河有意。

坝河散记

■ 胡丹

云雾之间，水润溪畔；依偎伏羲，人文坝河。

坝河的春天，山林披上了嫩绿新衣，漫山遍野的桃花烂漫绽放。一有微风拂过，轻盈的花瓣飘落在油菜花海之中，描绘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忍不住想要触摸这份美丽，却不曾想，一伸手，这美丽便萦绕在远方的山峦里，让人一下子站高站远，俯瞰这一方福地。

从镇上到村里，早已不是几年前尘土飞扬的土路了。弯曲延展的水泥路，如同一条蒲公英散播梦想的希望之路，从山沟一直铺展到山顶。车行进了将近一个小时，停靠在小小的村口，此情此景，多么熟悉啊！

四年前，我一毕业便分派在村里小学任教。我还记得那时候，通往学校的水泥路还没有铺好，学校的宿舍楼还没有建，厕所还是旱厕，就连厨房也是用土醒和柴火烧饭的……我接班以后，让我为之震撼的是，班级甚至是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务工，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而这些孩子大都不愿意见人亲近自己。

没过多久，教育脱贫攻坚须入户宣讲教育资助政策，于是我们跟随村镇干部下村入户，我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孩子的机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崎岖不平的水泥路，倍感幸福！听乡亲们说，水泥路通了以后，马上就有老板找上门来与乡亲们磋商，要流转这荒了好几年的几百亩农田，说要建花椒园和果园。还有更好的事儿呢，据说安康市龙王寨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努力改善招商环境，未来准备在家乡开发富硒农产品，搞园林绿化，发展生态农庄，开发度假村，还准备把龙王寨开发成旅游景区。因为有了水泥路，从安康城区到龙王寨只需要1个小时一点的车程就到了，相信以后我们山清水秀的老家很快就会成为安康城里人周末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好多乡亲们都要来安家乐业了。

我听着乡亲们自豪爽朗的话语，开心的笑声，脑海里仿佛浮现出来家乡村的一幅美好蓝图，此刻正因为这一条水泥路的贯通渐渐清晰、明朗起来，我那沉睡了几十年的老家必将再次焕发生机，我是真心地为老家感到高兴，真心地感谢党的扶贫帮困好政策！

看着他那瘦小的、孤独的背影，心里不由一阵酸痛。

在同事的催促声中，我才回过神来，从车上下来。与以往不一样的是，以往是“老师”的身份，是孩子们的期盼，而如今我们是帮扶责任人。奔波在扶贫路上。走在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路上，我不时地张望四处的变化。

离开村子两年，村里的变化让我眼前一亮。原来挨家挨户的土坯房仿佛一下子隐匿了，一幢幢漂亮的小楼房平地而起，但凡是有居住的地方，都铺上了水泥路。一条条水泥路，逶迤盘旋在山村里，为千家万户带来了契机和希望。这份炽热而暖心的希望，牵引着车来车往的灯光，照在无数个充满力量的面孔之上。他们跟我一样，忙着从城里出来，奔着向乡村里去。远方的山水，因为这份温暖而亲切；停留在山间的轻雾，因为这份炽热而欢快。

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新修的宿舍楼和教学楼、综合楼排列有序，翻修的院墙静静守候着校园的一草一木，院墙上的绘画奏响了一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曲。走进一看，原来的厨房装备早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的地板、先进的灶具、明亮的环境。和以前的同事交谈得知，现在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有了解决对策，实施教师结对帮扶措施，定期和家长谈心，去学生家里看望，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辅导功课等等……总之，原来校园的模样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一个村小两三年的变化可称是翻天覆地的，可想而知，坝河的教育事业发展趋势有多么蓬勃？

走出村子，夜色渐起，摇曳的芳草上，又蒙了层层轻雾，那些即将凝结成露珠的水气，又在欢腾着冲出山沟。身后渐行渐远的狗吠与缕缕升起的炊烟，将小村又写进了诗情画意里。

任凭时间渐远，任凭山水流淌，梦想的种子经过汗水浇灌，必将绽放绚丽的花朵。那时的你，那时的他，那时的她，那时的孩子，那时的坝河，又将是一幅怎样的模样，我已经忍不住想要写下人们向往的美丽……